

淮南子

一  
函六册  
函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

言不得無爲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蠅之肉

達吉按太平御覽蠅引作蚌

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

害患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

相視也燥乾也瘠塉

高陵也下隰也

達吉按

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此神農之爲也堯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觀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

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放棄也謹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

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日

放三苗國民

流其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堯時有其工官鯀禹父爲

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鴻

範日鯀則殛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殛時舜

殛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

禹沐浴霍雨櫛扶風勞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

梳櫛也遠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霍雨梳櫛扶

風太平御覽引

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

無浴梳二字

鑿龍門闕伊闕

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上

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闕而大之故

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

脩彭蠡之

入洛水故曰闕也

遠吉按鱗一本作鱗字

防乘四載隨山棗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脩治也彭蠡澤名在

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

用車澤行用絕隨循也棗石棗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

禹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是禹之所爲也

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

日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

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

百姓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謙以其過放之

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此五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

懈情

也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

遠吉按

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

言其重也

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

其重於尊亦遠也

遠猶多也

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爲水

逵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爲旱多一爲字

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

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

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悖繆也

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

逸安也

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齊等也

遠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木有太平御覽引亦有

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立置以爲遠國君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

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

呂望

鼓刀而入周

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

故曰鼓刀入周曰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

百里奚轉鬻

百里奚虞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

管仲束縛

管仲傳相齊公子糾不次

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

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黔言

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

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

是以聖

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

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度

之事治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甚矣

甚重也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朕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

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禾稼春生人

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

加功謂是蘆是荃耘耔之也遂成也

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

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

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

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

伐自矜大其善

功立而名弗有

不名有其功也

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天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

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

火不可以煖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爲也 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

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

行也理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

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悼傷也 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亾其苦衆勞

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

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

王曰必不

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爲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

入猶於下也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

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

威武也

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

聲名也  
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乎

勿無也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爲

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日悠悠斲

于影

影形影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

庾秦大失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

跌疾行也  
蹠趨走也段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

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

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訶也異轉而皆樂

轉音聲也

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

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

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徵應也效驗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

憤發也

故在所以感

感發也

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效功也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推此揆之故不

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

言人自爲

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蹶翹尾而走

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

齧咋足以嗜肌

碎骨蹶蹶足以破盧陷匈

咋齧也嗜穿也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

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壅弗

敢辭

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

故其形之爲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龔蟲也

無知也

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入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帽憑而爲義

帽憑盈滿積思之貌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

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是也

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是其類也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

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遠古按文

選注引許春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

啗腴哆嚙籩蔕戚施雖粉白黛

黑弗能爲美者嫫母妣佳也

啗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腴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嚙

讀楚為氏之為遠際假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嬖也惟  
古之醜女媠讀如模範之模此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  
近地此惟一說  
讀曰莊維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媠毋此教訓之所諭也

論導也

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

躓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躓而不行喻

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

今有良馬不待策鋳而行駑馬雖

兩鋳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鋳而御則愚矣

爲良馬能自走不復



用箠得驚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

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

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

爲此棄干將鏃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九天八方中央故曰

九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公平也

夫橘柚

冬生而人曰冬死冬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

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人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

駑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江皆然亦舉多駑讀似質緩氣言之

者在舌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

訛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訛讀燕人言

趨操善趨者謂之訛同也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

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頰長赤帝起成元寶  
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

一言而萬民齊

一言仁言也齊無倦

舜二瞳子

是謂重明

言能知人舉十六相

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

有天下換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

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

推下滯之物

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

害也

文王四乳是謂大仁

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

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

有皋陶馬喙是謂

至信

冢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

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察猶知也

禹生

於石

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

契生於卵

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

幅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產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

史皇或曰頡皇

羿左臂脩而善射

羿有窮之君也處土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

達吉按吳

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爲近

今無五聖之天奉

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

四俊

之才難

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

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屣水也

屣履也

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

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

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剝則水斷龍舟

龍舟大舟也

陸剗犀甲

言利也

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立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豪可得而察

旃摩微細察見按太平御覽作砥旃

達吉

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以用也過非也

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

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

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也

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及猶如也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蔡國今南

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

柎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

柎卽椽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

言其巧也

禹湯之智不能逮

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

攫搏也肆極也蚊讀車歧之歧蟻讀饒多之饒

見利而就避害而

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

故言

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

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

不得截其翼也蠃知爲垤糞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茂

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

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

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自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

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

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胡曹爲

衣

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儀狄作酒

見世本

奚仲爲

車

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

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

知貴其所欲達

達通也

爲天下備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

事而明弗能見者

猶知也言人難谷有所不通

萬物至衆而知不

足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賡以詩無六子之賢

賢才也

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其思也

然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續而知能流通

文集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

止

也  
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攬援標拂手若茂蒙不失一弦

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也攬援

掇也標拂敷也茂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維攬讀屈直本合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

使未

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攬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

檄矯弓之材讀曰敬

砥厲石也

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璽諸之功

璽諸治玉之石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璽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

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

中規

規員之也

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



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沉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

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

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日視

非常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

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歿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

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

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

惟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

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

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也彊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亢高以取法則

絕世俗

不羣於衆也

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

於己身淬霜露敷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荆棘

淬浴敷猶箸也矯履

跌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

百舍重趼不敢休息

百

犯荆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

一舍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

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

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

精神曉洽鈍聞條達

曉明洽猶了也

鈍聞猶欣然七日不食

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爲極

如饗太牢

具曰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施延

達略天地

達猶通也略猶

數也數也察分秋豪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

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

今不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

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

止

莫

豈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

莫大

也豈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

之孫彊敵謂吳蒙旨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 達吉按

錢別駕曰莫鬱卽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主

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旡動而鼓發石是也 戰

而身歿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庶幾得安

遂入不

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動而歿

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歿勇然不如申包胥之

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

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如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申包胥楚

此者一人之功也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匹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

國申包胥得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

羸

日不如求救于諸侯

也一日囊跣走不及著履也不蹊遂曰跋涉

大壑游渡自楚

峭山高

至秦所經由也

犯津關躡蒙籠歷沙石蹶達膝曾爾重

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

犯觸觸津關則踐躡蒙籠之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

歷僵蹠足達穿也

幽通賦

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灰灰顏色黻墨

鶴跣立貌言不動不食黻黑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

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

秦王秦哀公也

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

楚

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

寡君失社

稷越在草茅

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

處

遑暇啟跪處安也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

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

合踰塞而東

塞南谷一日武關塞也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

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

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烈功憲法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

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

一同也

聖人知時之難得務

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

怖肝猶戒

懼蓋聞子發之戰

子發楚威王將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克勝也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

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

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

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

精專

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

烈業也

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世猶身也

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璞洞林以爲身是世身也之證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

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已眷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

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

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

喻明也非常曰奇

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

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

於形者不可遜以狀

遜欺也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言爲二聖所

作乃能入其說

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

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誦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宋人仕于梁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

惠施宋人仕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

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閎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

明也

閎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昔者謝

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曰復見逆而弗聽也

聽猶說是也

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

易革也

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

罪在聽也

以甘爲苦非味

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

之

召猶

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

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

之李奇

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春注云李

奇趙之善

樂者也 諸人皆爭學之

諸衆也 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

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

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

鄙人小人

以示人人以爲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今古

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

無以聽其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

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

山之下

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削足而重

剖石遂為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為和氏之璧也

今劍

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

之

絕無側贏無文齧齒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為劍

人名併讀

豐年之稔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

撥刺不正枉撓曲弱闕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

也側室或

作廟堂也苗山之鉏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

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

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為琴

之聲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

通人則不然

通人

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

通于事類不然不  
如衆人貴遠慕聲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邪墨陽莫邪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

耳所及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頌頌

略

物事也頌或作容

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致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

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

辨別

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

衆人則不然

然如是也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

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目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

故夫學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知獨別也

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

是和是也

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之敘也

今

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

眩于

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

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爲知者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

誠得清明之士執

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

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

能見物言反易也

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攄抒也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

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

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

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

而汝

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

諭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

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

我謂作書者

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會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

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

彼謂三

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

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夬蛇則布衣韋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

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

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

粉白

黛黑佩玉環揄步

體搖動

雜芝若籠蒙目視

雜佩芝若香草籠蒙

猶眇目視也

冶由笑目流眺

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

是也口曾撓奇牙出

猷齟搖

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

瓠犀是也猷齟頰邊文婦人之媚也

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怵寢心而悅其色矣

憚怵貪欲也寢心煩悶也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譚怵爲是形之譌耳

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善誦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會撓摩地扶旋猗

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擬象也達吉

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葍被風葍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

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騁馳言其疾也達吉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

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



龍從鳥集搏援擢肆蔑蒙踊躍

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蔑蒙踊躍言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

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

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

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

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

而木

熙者非眇勁

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脩

長者令長之長

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

有時積時

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

藜藿之生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

棟

加猶益也櫨屋也

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

棺舟

知猶覺  
覺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以說在  
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

終

總校張預分校

陳其榮  
徐惟錕  
校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亾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

縣燧邊候見虞舉燧轉相受行

道里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

鳥巢居知風也

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

魚潛居知雨也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噏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十乖晝冥宵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也故國危亾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  
侵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旅部

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

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

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  
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  
生雲雨涿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  
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  
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

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

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

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

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位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  
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爲野人食駮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

券契也

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

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辨白不戴負

辨白頭有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

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

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

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能循

則必大也化而  
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  
審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室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唯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

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澄清也

故立父

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

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

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

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

二女娥皇女英

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

堯有九男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

昭華玉名

以

爲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也

絲堯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

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

夔堯典樂官也

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  
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  
奉宗廟鮮犒之具

生肉爲鮮  
乾肉爲犒

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  
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  
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  
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  
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  
平御覽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滄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無同字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揖禮之

爲也寬裕簡易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

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

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

易以氣定吉凶故鬼

樂之

失淫

樂變至於鄭聲淫也

詩之失愚

詩人怒怒近愚吉按怒疑當作怨

達

書之失

拘

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枝

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枝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枝作

亂

春秋之失訾

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

六者聖人兼用而

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在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

驂駢服車  
中央馬也

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

宋襄公與楚戰於泓  
楚人敗之獲襄公

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灰

伯姬宋共公  
夫人夜失火

待傅母不至不下  
堂而及火灰之也

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

隱惡也

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跡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  
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  
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  
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  
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  
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

故大較易爲智曲

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

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

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

甌甌有萁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  
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  
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

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謨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

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

趙政秦  
始皇帝

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  
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茫  
茫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  
力者霸無一焉者亾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伐國  
逆天之行則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  
時必有大禍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蓄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青苔水垢也

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

茨其所決而高

之

茨積土填滿之也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

衰下雖有腐髀

流漸弗能汗也

腐髀骨也漸水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爲是

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

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亾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  
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  
待渠漣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  
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亾也璩伯玉以其仁寧  
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  
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  
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  
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

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  
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  
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  
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  
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  
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  
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  
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  
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  
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  
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  
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  
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  
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  
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皆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



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祈伊尹七十說湯

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

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

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

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

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

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

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

曾子架羊

架連

架所以

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

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

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

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

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  
者不爲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  
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  
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  
於善者

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  
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

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  
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  
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

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歿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歿亾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歿君親之難視歿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

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  
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  
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  
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  
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

師起容關

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

至浦水土億有餘萬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

士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

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達吉按太平御

覽下作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遠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

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

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

縱牛馬播笏而朝天下百姓訶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鐘楚爲九龍之鐘以縣鐘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詐慎注云刻鐘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

毀十龍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

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楚君

發乾谿之役

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

外

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弃疾公子比靈

王之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

莽草也

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

歸

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入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

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

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

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  
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  
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  
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  
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  
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

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

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

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

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

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  
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  
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  
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  
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  
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亾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  
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

啟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

也之術

申子之三符

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

韓非之孤憤

韓非說孤生之

憤

張儀蘇秦之從衡

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

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

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

弦高誕而

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

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

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

山水

之謳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

箴而誦於易水之上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

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

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

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冠也

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

大羹

不和朱弦漏越

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

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

秦張儀也

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

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

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斲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湏之行

也師涓爲平公鼓朝諤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

寫之蓋師延所爲紂

師曠曰此亾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公平

作朝諤北鄙之音也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亾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

巧詐藏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

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

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吳起

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滅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

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亾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

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依以衍骨齒牙

也爲禍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

池非不捷也

軍之所獲爲捷

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

白奔莒

小白齊桓公

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

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伐狄

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魯莊公使伐汶陽之田而霸

曹子魯莊公取汶陽之田桓公魯莊公取汶陽之田不背信諸侯朝之也

智伯兼三晉之地而魯莊公使聖人

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九拂九曲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

原蠶一歲再收也

原再

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

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

耨之爲其少實

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絃絕而親迎非不

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

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

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

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

蝨而入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

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亾於

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

行碁謂大博也

或子跲而取勝

子跲子對家奇一碁也

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

伯有五過人之材

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

二四

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而不免於身成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堯

有三過人之巧

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

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滔于越之言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 終

總校張預分校陳其榮校徐惟錕校

淮南子卷三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

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

純樸太素

也大宗事本也

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

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

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軫也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覺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治澱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糶近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繞

匝也垺靡煩也 筵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次生之形使

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

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

二節

一月爲一節

以爲法式終而復始

歲終十二月始

轉於無

極因循倣依以知禮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中國以鬼神之事日

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

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

取擣掇

擣取也掇拾也

浸想宵類

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

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亨通寤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  
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  
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  
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  
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  
其精神撫靜其冤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  
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

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

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

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

提挈也

考之參伍所以使人

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

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

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

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匱乏齊俗者

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道也

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

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

箴縷繚繚之間縷繚也攬擗攬也覘齟齟也之郄也覘齟也

接徑直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矚睨兼稽

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

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者不敢爲

主而爲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夫擊危乘勢

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

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

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

搏圓也困羸也

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埒兆

也朕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

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標末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亾

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亾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



孳孳以自幾也

幾庶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

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

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

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

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

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

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

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

凡三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冥  
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

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

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

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

八八變爲六十四卦

伏羲示其象

周室增以六爻

周室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擗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  
至意洮汰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

九野八方中央也

徑十門

八方上下也

外天地裨山川

裨屏去也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燒

挾至也  
燒光也

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桃兮足以覽

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

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沈  
酒淫酒也成市

言集者  
多也

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纍善

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

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

遠吉按太平  
御覽垂作分

文王欲

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

之謀生焉

太公爲周陳  
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

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  
賦兵也

躬擐甲胄

擐貫以  
著也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

斂也兩楹堂柱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

之間資主夾之祿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

為殷後使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子周封之以

管蔡監之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

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摺筭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

下大水禹身執纛垂以爲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纛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

支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爲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挖挖拭也灰陵者葬陵

灰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細絲也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

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

辨別也

作為路寢之臺

族鑄大鐘

族聚也平御覽作許春注

達吉按太

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大鐘

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响作一

雖有許春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

朝用三千鐘贛

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

梁邱據子家噲

導於左右

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

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  
者爲右恃連與國

怙恃連與之盟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  
佐韓晉別國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  
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

狠荒也

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

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

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觀曰謂也

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

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玄眇之

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棄其吟挈楚人謂澤濁爲吟挈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

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

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終 總校張預分校 陳其榮校 徐惟錕校